

新华社美国罗利9月25日电（记者李畅翔、袁悦、李铭）距离美国总统选举日还有一个多月，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韦克县法院前，在当地选举委员会工作的玛格里·索弗莱克手拿纸笔站在骄阳下，询问每一位经过的路人：“11月8日总统选举投票您注册了吗？”

最近忙于帮助选民进行投票注册的索弗莱克每天要做很多劝说工作。她告诉记者，情况好的时候，100个人里大概能争取到10人去注册，但同时也有十几个人会直截了当地答复，他们并不打算投票。

对选举失去兴趣

就在一个街区外，正坐在街边长椅上发呆的亚历山德拉·普罗斯珀告诉记者，“我爱我的国家，但今年我不打算投票，因为一个人的声音什么都改变不了”。

28岁的普罗斯珀现在没有工作。她认为，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什么都不懂，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也不会做什么来帮助改变她的生活。“我们对我们的政府体系没有任何信心。”普罗斯珀说。

在一家软件公司做销售分析的罗利市居民卡丽莎·托马斯对记者说，她今年不会去投票。“两位候选人我都不喜欢，而且我也完全不知道他们想为国家做些什么”。在北卡州一个名叫克林顿的小镇周边，卡车司机迈克·格尼和从事农业生产的迈克·马尼斯告诉记者，他们今年同为五六十岁，但却从未在总统选举中投过票，未来也并不打算投票。“那些政客总是说得好听，但真正当了总统，做的又是另一套”。

美国总统选举中，参选率一直是个困扰。北卡州近两届参选率只有69%左右，参选率最低的夏威夷州只有44.5%。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12年只有54.9%的适龄选民参加了总统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投票。如今，这种状况并没有好转迹象。

对政治一无所知

包括托马斯在内的很多美国选民都认为，本应维护选民知情权的美国媒体并没能真正帮助公众了解总统候选人情况。“我看的新闻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托马斯说。

“这根本不是新闻，而是娱乐节目。”北卡州威尔明顿市市民马克思·艾尔肯说，有一次看电视，

（上接1版）大力推动城市电网改造，在没有变电站的晴隆县建了一座110千伏的变电站和220千伏的变电站，解决城区环网供电，一举改变以前一处停电全城熄灯的状况；

对通乡公路进行硬化、修建安全防护栏，新修和改造数百公里通村公路、通组路和连户路，许多以前只能靠步行进入的边远山村终于通了车……

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背后，是一个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身影。

到省里争取项目，到州里落实资金，到施工现场一点点的勘验图纸，到重点搬迁户家里苦口婆心地做工作……

“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不能等靠要，只能闯干拼！”认准了这条，姜仕坤以短跑的速度开始了自己在晴隆与贫困作战的长跑。

在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的记忆中，早上开会，姜仕坤经常是啃着一个馒头行色匆匆走进会场。晴隆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有100多公里山路，开车一个来回需要八个钟头。一天走两个乡镇，就要忙到后半夜才能回宿舍，早上想要多睡会儿就会连吃顿正经早饭的时间都没有。

从2010年当县长到2014年做书记，姜仕坤的职位发生了变化，但没变的是他永远都停不下的脚步。

一次下乡回来，疲惫的姜仕坤抬起自己的一条腿坐在凳子上休息，周围的同事们看到这一幕全都笑出了声，原来他脚上皮鞋的鞋底已经烂了个大洞，脚底板露出一大块，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

一个磨穿鞋底的县委书记，没人知道他总共下了多少次乡，爬了多少座山，只有他的司机朱黎家对照着里程表算过一笔账：六年时间，行驶里程60万公里，平均每天要在车上行进200公里，至于爬坡过坎、田间地头走过的路更是无法计算。“没见过这么拼命的干部。”朱黎家说。

钻研寻路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除了苦干努力更要精准发力。拔掉晴隆的穷根，靠撒胡椒面式的投入不行，必须要找到一条能够引领全县发展的门路。这条路究竟在哪里？

晴隆草地中心主任张大权，是姜仕坤上任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部门负责人。

二十多年前，还是晴隆县畜牧局一名普通技术员的张大权贷款养羊，几年时间就成了当地有名的养羊大户。从那之后，晴隆开始探索养羊扶贫的路子。在张大权的带动下，晴隆羊养殖经过二十年发展，在育种、繁殖、经营上成效显著，富了一批养羊大户，也逐渐形成了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的山地畜牧业“晴隆模式”。

“晴隆多山少地，发展山地畜牧业得天独厚，晴隆模式”能不能全面铺开，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与张大权第一次彻夜长谈，姜仕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尽管已经初具规模，但要想把一个特色产业发展成为带动全县脱贫的支柱产业却并不容易。传统的“晴隆模式”推广养羊，采取的办法是由扶贫资金补贴，县草地中心提供种羊和草料借给农户养，产出的羊羔归农户所有。这种方式虽解决了启动资金的问题，但是回报周期长、养殖风险高、产权不明晰，很多农户觉得是在为“公家”养羊，积极性普遍不高。

路就在眼前，可这条路并不好走。“想让百姓养羊，自己先得懂羊。”无论再忙，姜仕坤一个月都会跟张大权见上几面，电话三天打一个，有时候一聊就是几个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去播放正在进行的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的演讲，却浪费时间将镜头对准一个空着的讲台，等待特朗普上台发言。

最近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大众媒体“全面、准确和公平地报道新闻”的信任度跌至1972年来的历史最低，只有32%的受调查人士认为他们非常或比较信任媒体。

许多人认为，公众知情的现状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伯格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全国调查数据显示，只有36%的美国公民能够说出美国政府的三大分支，另有35%的公民一个都不知道，还有半数以上的民众不知道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由哪个党派控制。

美国篮球名宿贾巴尔本月早些时候也因为相关话题引发全国争议。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不知情的选民不应该投票。“我认为盲目投票的人是在给国家帮倒忙，因为他们对情况并不了解。”他说。

负面报道引反感

很多选民认为，美国总统竞选过程越来越负面，对具体政策解读越来越少。

托马斯说，每当打开电视，新闻节目播放的总是“希拉里又隐瞒了1.5万封邮件，或是特朗普又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言论”。

华盛顿州立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媒体在新闻报道时普遍追逐争议和冲突，因此更加突出报道负面消息。

许多选民觉得这已形成恶性循环，总统竞选中媒体负面报道过多让民众反感，进而对新闻节目产生排斥，导致他们对当下选举情况了解越来越少。现在选民们从媒体所能了解到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情况十分片面，对他们的政策提议缺乏认识。

在记者接触到的选民中，这种情况不在少数：虽然他们过去参与过大选投票，但今年既不会投票给特朗普，也不打算投给希拉里。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希拉里和特朗普在美国选民中受欢迎程度均在50%以下，成为美国近年来最不受欢迎的主流党派候选人。

2012年的大选中，托马斯曾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但今年大选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让她决定远离票箱。“如果只是为了投票，却没有支持候选人的正当理由，那我这一票有何意义呢？”她反问道。

当代县委书记的榜样



伤城

▲9月25日，在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一名男子走过被空袭炸毁的汽车。

联合国安理会当天上午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与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近日战事升级相关的问题。阿勒颇曾是叙利亚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市。在叙利亚冲突中，叙政府军控制了该市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则被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控制。最近，叙政府军在战场上逐步占据优势，开始加强对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的包围和进攻。

新华社发

美国“9·11”法案掀府院“终极对决”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23日以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由，否决了美国国会先前通过的允许“9·11”事件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起诉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法案。对此，一些来自共和党民主党的议员纷纷表示，“将果断推翻”奥巴马的否决，使法案得以最终通过。

“（奥巴马的否决）是个令人失望的决定，将迅速而彻底地被推翻，”上述法案主要发起人、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查克·舒默说，“如果沙特没做错什么，他们就不会害怕这个法案。但如果他们有罪，就应该为此负责。”

另一名法案发起人、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指责，奥巴马没有倾听“9·11”事件遇难者亲属的心声，他期盼这一否决能被推翻。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严重恐怖袭击

后，一些受害者及其亲属认定，“基地”恐怖组织获得来自沙特的资助，沙特政府必须就袭击承担责任。此外，参与袭击事件的19名劫机者中有15人据信是沙特人。不过沙特政府对此类指责一概予以否认。

今年5月17日，美国会参议院不顾沙特方面的强烈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允许“9·11”事件受害者及其亲属起诉沙特政府并寻求赔偿。本月9日，众议院也通过了这项法案。

23日是总统签署或否决该法案的最后期限，奥巴马当天以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等为由，行使否决权。

不仅是法案主要发起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也对奥巴马的决定提出质疑。两人均表

示，如果自己是总统，一定会签署这项法案。

按照美国法律，一项法案被总统否决后，国会仍能以三分之二多数表决结果推翻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法案。

不过，按美联社的说法，奥巴马自担任总统以来，已行使过9次对法案的否决权，但从未出现否决被推翻的情况。

由于没有投票记录，暂不确定有多少议员将支持推翻奥巴马此番的否决。

“这个否决让美国民众失去了通过司法体系追究恐怖极端分子责任的机会。”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说。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23日也通过发言人表示，参议院将“尽快”考虑推翻奥巴马否决一事。（刘曦 据新华社专特稿）

天仍对姜仕坤的离去无法释怀。

结婚22年，两地奔波的生活有13年，她没有埋怨过；22年来，姜仕坤没有带她单独旅行过一次，她没有埋怨过；女儿中考、高考时，姜仕坤都不在身边，她没有埋怨过；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放弃掉自己喜爱的工作，她还是没埋怨过。

可这一次她总也想不通，“为什么你要走得那么急，连句话都没有留下……”对20岁的女儿田娜灵来说，父亲工作了六年的晴隆是个熟悉但又陌生的地方。六年里，她只去过那两次，并不清楚父亲究竟每天在忙些什么，只是在下乡的路上，父亲会像个孩子一样骄傲地告诉她：“女儿，这条路就是爸爸修的……”

“上大学前，一个月才能见到一次爸爸，但现在我觉得他每天都在陪我，好像他会随时推开那扇门，轻轻地走到我身边……”

姜仕坤年迈的父母仍在老家册亨务农，三个兄弟一个是管道工、一个是司机、一个是普通民警。当干部二十几年，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过一点福利。

作为一名丈夫、父亲，他亏欠妻子、女儿太多的陪伴；作为一名儿子、兄弟，他亏欠家人太多的关心。姜仕坤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脱贫攻坚的事业，作为一名县委书记，他俯仰无愧。……

4月15日清晨，92岁高龄的晴隆县县委原副书记赵善平早早地穿戴整齐。这位当年随二野解放贵州的老革命腿脚不好已经两年没有出过家门了。今天，他拄起双拐，坐上孙子的车，赶往一百公里外的兴义市只为参加姜仕坤的遗体告别。

“这么好的同志走了，一定要送一送。”老人说。

按照姜仕坤家人的意愿，他的遗体告别没有仪式，没有通知晴隆县那些曾与他共事过的同事、朋友、乡亲。但在殡仪馆的门口还是自发聚集了一千多名干部群众。

在这些人中，有靠养羊富起来的农民，有他自掏腰包扶过的贫困户，有跟随他一起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战友同事……还有很多，是他可能已经忘记，但却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普通百姓。

人民的泪水与怀念，是对一名共产党人最好的祭奠。

……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姜仕坤宿舍的沙发上放着这么一本打开的书。熟悉他的人都说，这是他生前最爱看的一本书。他折过的书页上有这样一句话——

“可以遗憾，但不要后悔。我们留在这里，从来不是身不由己。而是选择在这里经历生活。”没有谁的生活是无法选择的，面对极度的贫困和恶劣的环境，你可以按部就班，可以浑浑噩噩，甚至可以逃避离开，但姜仕坤却偏偏为自己的生活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打开方式”。

他的选择换来的是晴隆32万百姓更有质量和尊严的生活；他的选择是一个共产党人、县委书记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走一条路，点一盏灯。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姜仕坤燃尽了自己生命的全部。

女儿田娜灵从这本书中找到另外一句话，她觉得这才是父亲一生的写照——“那些星星点点的微芒，终会成为燃烧生命的熊熊之光。”

新华社贵阳9月26日电

追记贵州晴隆县委书记姜仕坤

额超过4亿元。

除了孜孜不倦钻研养羊，推动山地畜牧业大发展，姜仕坤还看准了晴隆独特的地理人文优势，全力以赴发展山地旅游，打造晴隆名片“二十四道拐”风景区。在紧抓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的同时，姜仕坤还下大力气，狠抓易地扶贫搬迁，力争彻底解决特困地区的脱贫问题……

黔西南大山里的农民，会想尽办法在遍地石头的山坡上寻找哪块碗口大的土地播下种子。姜仕坤也一样，他殚精竭虑地付出，就是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为晴隆脱贫播撒下希望。

整整六年，晴隆县逐渐形成了以山地畜牧业、山地旅游业两大产业强力拉动，以易地扶贫搬迁托底保障的发展格局，脱贫攻坚形势发生根本性扭转。穿了几辈子的晴隆县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大道。

赤诚为民

在晴隆县委办常务副主任贺伯果的手机里，存着一张照片，那是2015年夏天，姜仕坤下乡时拍摄的。照片里的他头发白了，脸上刀削般的有了几道皱纹，明显消瘦的身体微微驼背，只有目光依旧透着坚毅。

“他太累了……”

作为姜仕坤身边的工作人员，贺伯果最清楚这位县委书记在晴隆的六年是怎样度过的。

五加二、白加黑，不分昼夜地加班、开会，不论晴雨的下乡、调研。

扶贫联系点上的特困户，他每家都要走到；搞大型主题活动推介山地旅游，他每个细节都要逐一过问；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面貌整治，他每个环节都要仔仔细斟酌；乡镇发展特色产业，他每个项目都要参与讨论……

掰开田里的苞谷皮，姜仕坤一眼就能看出老百姓是不是种了良种；省里、州里的领导到晴隆实地考察，姜仕坤脱口就能说出每个乡镇的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主要企业的资产负债、利润水平，每个职能部门的工作重点，各个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

晴隆发展的大情小事，没有他不操的心，没有他看不到的死角。

六年不停歇的奋斗，姜仕坤带领晴隆交出了这样一份成绩单——

2012年初至2015年底，晴隆县的贫困人口从16.19万减少到7.91万，贫困乡（镇）从12个减少到4个，贫困村从56个减少到52个，贫困发生率从52.2%降至25.1%。

然而在姜仕坤的笔记本上，牢牢记住的却是另外一组数字——

长流乡，还有贫困村6个，贫困人口9020，贫困发生率32.8%。

中营镇，还有贫困村8个，贫困人口11752，贫困发生率48%。

大田乡，还有贫困村6个，贫困人口6865，贫困发生率41.8%。

三宝乡，还有贫困村3个，贫困人口2900，贫

生命之光

与姜仕坤相濡以沫的妻子王作艳，直到今